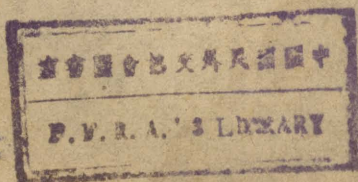


歐洲的傷口——

巴爾幹現勢

增刊第二號
時與潮社編印
一九三九、九、一



巴爾幹現勢目錄

序言

- 一、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 二、南斯拉夫將爲捷克第二乎
- 三、保加利亞的現勢
- 四、納粹陰影籠罩下的希臘
- 五、土耳其與和平陣綫
- 六、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重分世界的新階段
- 七、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的鎖鑰
- 八、巴爾幹的外交祕幕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2 4111B

序言

在二十五年前，巴爾幹是歐洲大戰的發火點；在新的世界戰爭又已開始的今天，這個「歐洲的傷口」，又在潰爛發膿了。

意大利侵佔了阿爾巴尼亞，嚴重地威脅着希臘，南斯拉夫以及所有巴爾幹國家的生存，使法西斯強盜分割巴爾幹的鬭爭，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德國法西斯，滅亡捷奧，進攻波蘭，威臨羅馬尼亞，以及納粹黨徒在所有巴爾幹各國內部的罪惡活動，使希特勒建立「巴爾幹軸心」的陰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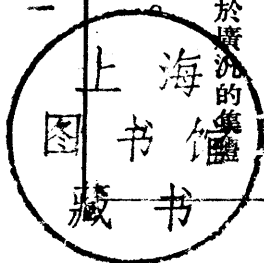
張伯倫達拉第輩的「綏靖政策」，助長了侵略國家的氣焰，更使東歐半壁，風雲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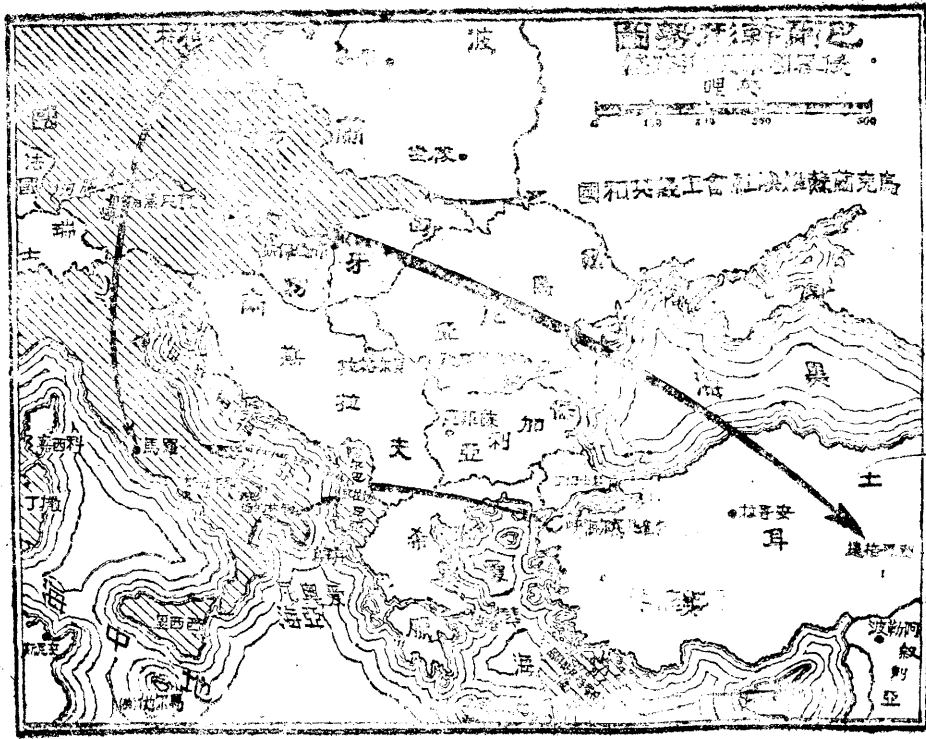
然而，巴爾幹各國竟終於被法西斯蒂宰割了嗎？

這一方面，繫於巴爾幹人民本身的反侵略鬥爭；同時，也繫於廣汎的集體安全制度，能否真實迅速地建立起來。

這本小冊子，指出了巴爾幹的危機；也指出了巴爾幹的出路。

編者 八·十·





(巴爾幹現勢圖)

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J. H. Smyth 著
關夢覺譯

奧國陷落後，一般人曾預見到，捷克斯拉夫即將顛覆。可是，由於捷克被征服的結果，却不能這樣清楚認定，許多別的多腦河流域國家——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即將馬上落於德國進攻的序列當中。

羅王卡羅爾 (Carol)，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深切了解羅馬尼亞處境的危險。不管別人（欺其年青放浪不羈）向他說什麼，他只有對於這件事情把握得穩定。他曾經用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挽救他的國家，使之不在德國的壓迫之下而歸於崩潰，因為他看不出來能得到歐洲民主國家合作的任何明確朕兆。羅馬尼亞今天所以處於一個極端舉棋不定的地位，這並不是他的過錯，這種舉棋不定的狐疑狀態，一方面由於羅——波聯而加重了，另一方面由於德——羅條約而發揮盡致。更有一件事情使羅馬尼亞搖擺不定，就是她在納粹和反納粹集團的計劃中，是一個同等重要的棋子。一方面，德國的外交和經濟代理人，正在忙於造成一個圈套把羅馬尼亞套上，同時，德國的報紙更在大聲抗議，說英國又在實行戰前的舊戰略，企圖包圍德國，用羅馬尼亞作為一個重要的環子。

許多觀察家既認為將來的戰爭不可避免，則德國需要羅馬尼亞的石油、礦產和小麥

德國刀鋒下的羅馬尼亞

，自屬日益迫切。况且，現在意大利正在以新併吞的阿爾巴尼亞爲根據地而威脅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所以似乎羅馬尼亞獨立的日子，不僅無多，而且屈指可數了。

在一個很大的限度內，德國實際上已經控制了羅馬尼亞，雖然尚未達到德國感覺她的『命運』（或者更確切說，她的經濟前途）所需要的那樣完滿程度。在今年三月間，德國的巴爾幹經濟使節團團長烏爾薩特博士（Dr. Helmuth Wohlfahrt）曾與布卡拉斯脫（Bucharest—羅京）政府連續『磋商』許多商業協定，結果締結成德羅條約（The German Rumanian Treaty）。後來外國通訊記者，洩露出消息，謂德國在舉行『磋商』之前曾提出最後通牒，威廉街（Wilhelmstrasse）譯者按：係德國外交部所在地）對此曾大聲疾呼，表示很痛苦的驚愕。然而這是事實，而不是臆測，單看適在布卡拉斯脫政府被迫簽字之前，羅馬尼亞曾在境上集中了五〇〇・〇〇〇以上的大軍，就可以思過半了。卡羅爾王，爲解嘲起見，乃很滑稽地宣稱，羅馬尼亞既願意和德國作進一步的經濟提攜，故必須確定『互相尊重爲雙方友好的第一條件』，隨即把邊境的軍隊撤退了。不過，更有可能的，就是彼時張伯倫正醉心於綏靖政策，由於其特有的『隔絕』地位，不能對羅馬尼亞加以援助，遂授意卡羅爾撤兵。

在很大的範圍內，德國已經控制了羅馬尼亞對外的通商路線，而經由私人投資，她

對於羅馬尼亞國內的公路和鐵路，更發生了很大的統制作用。真的，德國的戰略公路，正在以章魚的姿態（Octopus-wise，譯者按：章魚始如一圓風車，其肢體複雜彎曲，向外縱橫伸張）擴展於整個的多腦河盆地。現在德國正準備馬上築一條公路，橫斷南斯拉夫境內，這樣，意大利和德國，不久即可在該巴爾幹王國內，覓得另一共同國境了。

然而控制羅馬尼亞的對外貿易路線——她向外售賣石油和農產品的出路——並不能使柏林方面滿足。因為應該記着，雖然德國今天已經掌握了羅馬尼亞石油的最大部分，但該石油並不能常久流出。按照現有的生產率——一九三八年出產六·六〇〇·〇〇〇噸——計算，該國的石油儲量將不能再繼續支持十二年以上。談到羅馬尼亞，希特勒在東進途中的更大計劃，就是完全廢除她的工業，使之再度變成一個純農業的國家。這樣，德國在吞併羅馬尼亞以後，將為她的製造品找到一個市場，並轉而從那裏取得小麥和玉蜀黍。

德國運用溫和而誅求無厭的外交技術來對待羅馬尼亞，其危險性遠較對待俄領烏克蘭為小，烏克蘭是希特勒所垂涎的另一個歐洲最大的產麥區域。這兒，德國也勢在必得，至少在目前為然。她正在朝夕謀算着呢。

另一方面，英國無論如何遲滯不前，現在也確乎向布卡拉斯脫伸手了，也正如保證

希臘和土耳其一樣，她片面保證羅馬尼亞的獨立。或者有人設想，至少根據表面的事實羅馬尼亞一定會抓住這個保證，最低限度也把它當作諺語所說的『雞肋』。會有人問，在這裏，羅馬尼亞損失了什麼呢？既然可以阻止德國完全掌握她的資源，則她又何樂而不接受張伯倫所熱心提供的聯盟呢？何況特別是因爲並沒有束縛羅馬尼亞的附加條件呀？

×

×

×

不過，有許多很好很充分的理由，使今天羅馬尼亞爲什麼對於張伯倫之仁慈的好意的提案，並不顯示過望的狂喜。第一個理由，是過去張伯倫先生對於捷克的提議，竟使該國不崇朝而歸於滅亡。另一個理由使布卡拉斯脫官方對於唐甯街懷有戒心的，就是在投於羅馬尼亞石油的總資本額中，大約有一半是握在皇家荷屬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即英荷聯合公司的手裏，而該公司竟頑強地拒絕納稅。第三個理由，就是當去秋希特勒橫行歐洲的時候，卡羅爾王，懼而赴倫敦，向張伯倫踵門求借一筆鉅款以支撐國防，但結果碰了一個硬釘子（在捷克被割宰後，當時羅馬尼亞的邊境第一次很不舒服地和德國貼近了）。布卡拉斯脫政治家們的第四個疑點，就是：當我們剛剛和我們的隣國波蘭加強了軍事同盟之後，爲什麼又在軍事上遠水不解近渴的英國結盟呢？波蘭豈不是較之慣於背信的英國，對我們更有價值嗎？此外，我們並不願意在南邊觸犯了暴躁

的保加利亞——我們在一九一三年會從她那裏合併了穀倉杜勃羅加 (Dobruja)。最後，我們有百分之六十的對外貿易是操在德國的手裏；一旦我們越出軌道，則她會以飢餓來壓迫我們屈服呀！

打開貿易利益的問題不談，羅馬尼亞還得防衛她從凡爾賽和約中所得到的東西。雖然她在歐戰的初期曾受德國的鞭笞，但在凡爾賽和約以後，羅馬尼亞却從俄國那裏獲得了柏薩拉比亞 (Bessarabia) 一七·一五一平方英里)，從已崩潰的奧匈帝國 (實質上就是今天的大德國) 那裏獲得了脫蘭雪爾伐尼亞 (Transylvania. 二三·七九二平方英里)；布卡溫納 (Bukovina, 四·〇三二平方英里) 克利山納 (Crisana) 和馬拉慕利師 (Maramuresh) 的一部 (八·五六六平方英里) 和班納特 (Banat 七·一〇二平方英里)——一個龐大的富庶的區域，總計五〇·六四三平方英里，其領土面積不比伊阿華 (Iowa) 這個國家爲小，也不比她更窮。聰明的羅馬尼亞人充分理解過去十年間世界的定論，即凡爾賽的紳士們當年如果能更公平一點，則羅馬尼亞所蒙受的利益將更爲重大。還有一個因素，使羅馬尼亞如骨鯁在喉，使她既討厭德國，又懼怕德國。那就是：在該國內有八〇〇·〇〇〇日耳曼人，而希特勒業已安排好了一種政治詭計，對於凡是他所圖謀的國家，可隨時提出藉口，說他的國外僑民正在遭受着令人難於置信的苦難和

虐待呢。過去對於捷克如此，對於奧國如此，不久以前對於美米爾亦復如此。假如說德國人從來未曾表現過外交的才幹，那麼，他們充當間諜、煽動家，却有一種特別的天才。假如羅馬尼亞不允許希特勒通過她的東南部到黑海，到土耳其和韃靼尼爾海峽，去掌握羅馬尼亞的貿易，去控制她的財富並指揮她的外交政策，則必不可免的，德國在羅馬尼亞的僑民將宣佈他們自己正在「遭受着」可怕的虐待，正如過去在蘇台區的情形一樣。

在二千萬羅馬尼亞人口當中，包含半數以上的少數民族——有保加利亞人，匈牙利人，希臘人，烏克蘭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真夠得上是龐雜的人種「島嶼」了，日耳曼人能夠很容易的從中挑起紛爭，乃至挑起相當程度的鬥爭，這時納粹當局將很方便地按照預定的計劃向羅馬尼亞擴張了。

不願捷克的前車之鑑，負責的羅馬尼亞人還相當地信仰德國將準備去保證羅馬尼亞的領土完整，假若布卡拉斯脫政府能夠允許去年三月間德國所要求的商業特權，這時羅馬尼亞將變成一個純農業的國家了。至少，羅馬尼亞相信德國的諾言超過英國所胡亂給予的担保。在過去三年當中，羅馬尼亞曾比匈牙利或南斯拉夫表現了更大的意向，去授予日耳曼人民以特權。這一意向，無疑地，是從懼怕中產生的，然而一切的「綏靖政策」

，實爲之厲階。舉例來說，德國在南斯拉夫只有兩種報紙，在匈牙利根本就沒有，但在羅馬尼亞竟有幾十種之多。納粹在羅馬尼亞的領袖，一位軍官先生法布利提斯（Fahlitzsch），在其要求給予完全的自由以建立政治組織時，並未會遇到任何的困難。羅馬尼亞的現政府，似乎已經帶有某種程度的宿命論或失敗主義的彩色，去優容納粹黨徒在其內部的破壞活動。那種態度，一直到慕尼黑協定以後才顯明起來，當時羅馬尼亞的領袖們瞭然於從西方民主國家取得援助的希望，已經成爲泡影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假如英法看到羅馬尼亞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托庇於德國的宇下，而感到煩惱與恐懼，那他們只有反躬自責。（Current History, May 1939）

巴爾幹現勢

南斯拉夫將為捷克第二乎

Stoyan Christow 作
職 職 譯

(一)

今日南斯拉夫，由北至南，正在各別的受着德國和意大利的威脅，其處境的艱險，使人不禁深深憶起八月前捷克的情勢。捷克的被分解，在南斯拉夫政府看來，不啻是對於它自己的一個教訓和警告。因為南斯拉夫儘管在名義上是一個王國，可是在結構方面，種族方面，它是捷克的一個副樣。正如捷克是由三個不同的民族和多量的少數民族所組成的一樣，南斯拉夫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若干民族為基礎的國家，它的生存，也同樣的為種族問題所困擾着。自捷克顛覆後，南斯拉夫的這些內部問題，更空前地尖銳起來了。

種族與政治兩平行問題合而為一，正在那些煩惱的深夜裏擾擾着貝爾格拉（Belgrade——南國京城）的清睡。試想：捷克國家的三個組成民族，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小俄羅斯人。從立國時起，佔大多數而且最強的捷克人，就對於其他民族，尤其是對於斯洛伐克人擔負着某些義務。布拉格政府，在這些義務之下，曾着手使捷克成爲一個聯邦國家。然而自捷克建國之日起，它便處於助其建國的協約國的仁慈勢力之下。這些列強

曾抱着一種極深的偏見，反對聯邦的原則，愈信這是使國家衰弱的根源。

在不犧牲廣泛的民主原則之下，捷克人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國家——以捷足先登的方法，實際上掌握了一切權力。他們在行政上和國內發展上，不予斯洛伐克人以同等權利。因此，胸懷不平的斯洛伐克人乃發起一個自治運動，不斷的與捷克人發生齟齬。

德國勢力的復活，使捷克新添一個外國勢力。該勢力在柏林形成一系，以謀獲得這個無防禦的捷克。於是斯洛伐克人遂很容易的成爲該勢力的犧牲品。其餘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這些，會在南斯拉夫重演嗎？在那裏，情勢確非常相像。三個組成的民族爲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Croats)和斯拉夫人(Slovenes)。實則，南斯拉夫自一九一九年，建國後的十年間，一向被稱爲「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拉夫人的王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在建國的前二年，即一九一七年，正當塞爾維亞遭受同盟國軍隊蹂躪之際，彼時尚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克羅特亞人與斯拉夫人的代表曾與塞國首相模絲克，(Nicholas Pashitch)會於科甫半島(Corfu)簽定一個聯合宣言，定於戰後，成立一個以三民族組成的民主的南斯拉夫國家，共戴塞爾維亞王室爲元首。可是這計劃現已證明其成爲泡影了。

該國一經成立之後，塞爾維亞人乃食言自肥，忽略掉這種三角的性質，與過去捷克人同出一轍，甚至做得更過分些。塞爾維亞人的領袖們，竟欲去摧毀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不僅使他們棘手，且將與他們所渴望的統治權互相抵觸。他們傲慢的去對待克羅特與斯拉夫人如同對待附屬省份一樣，並且採用強力的政策，去混和這三種民族及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以圖造成一個單一的民族——「南斯拉夫民族」(Yugoslavians)事實上，不僅現在沒有而且從未有過南斯拉夫這樣的民族。通常所謂南斯拉夫(South-Slav)這個名詞，僅適用於所有居住在巴爾幹的斯拉夫人。

塞爾維亞人採取各種手段與方法以達成此項民族混和，這是南斯拉夫境內多數糾紛的原因。亞歷山大王的被刺，便是「強權」政策的直接後果。因為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連同其他幾百萬的少數民族，都對貝爾格拉作堅決的抵抗。過去他們本以股東的資格參加這個三位一體的王國，他們無意隨便放棄這個同等的民族地位。況且，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去猜疑貝爾格拉政府的動機和誠意。退一步說，即便能夠把這三個組成民族，以及其他龐雜的少數民族，混和成爲一個單一的民族，可是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仍舊視這個運動爲塞爾維亞人的詭計，他們認爲這並不是南斯拉夫化，而是塞爾維亞化。在他們的眼光中，一個單一民族的南斯拉夫，並不是別的，只是一個擴大的，聯合的，強大的

塞爾維亞，並以塞人為全領土的君主與首腦而已。

(二)

貝爾格拉政府以強力和壓迫去對付這種反抗。它採用古羅馬式的方法統治各省，以軍專長官為總督，以憲兵隊為行政後盾。不設任何重要的文職機關。境內的馬其頓人，本因少數民族的關係，不能與克羅特亞人與斯拉夫人居於平等地位，可是現在貝爾格拉政府又魯莽地通知該族，謂他們並非少數民族，而是（就種族的事實言）舊塞爾維亞人，因此，不能享受少數民族的特權。可是，雖然告訴他們是塞爾維亞人，但却又把他們當作一個附屬的民族加以統治。因此，馬其頓人乃用恐怖手段起來對抗。

克羅特人在拉笛克(Stefan Raditch)領導之下，組織一個強有力的黨。他們採取各種合法的政治手段以與塞爾維亞人相鬥爭。他們相信，只要能參加到政府裏去，自會說服塞爾維亞人來尊重他們起初用以建國的原則。在這樣一種幻想之下，克羅特人幾乎奮鬥了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二八年，此種希望，始彼粉碎。那時，一個塞爾維亞的代表拉乞克，(Punisha Ratchich) 衝進國會(Skupština)內的克羅特人議席，不分皂白的開槍射擊。在兇手被執之前，已經殺死了兩個代表，領袖拉笛克亦受重傷，其後竟因傷殞命了。

對於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暗殺，克羅特人曾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但結果無效。最後，克羅特代表乃全體退出國會。從此，克羅特遂不再參加南斯拉夫政府了。其後麥乞克 (Uladimir Matchek) 繼被刺的拉甫克爲農民黨魁。幾個著名的代表如巴菲利克 (Ante Pavelitch) 柏查蒂茲 (Gustav Perchetz) 和高修蒂克 (August Koshutich) 對於合法的政治鬥爭已感厭倦，乃竭力主張採用武力。他們離開本國組織一個烏絲塔絲巴 (Ustasha) 恐怖團體，以意大利爲其大本營，莫索里尼做他們的教父。他們的恐怖團體係倣效著名的馬其頓衣姆羅團 (Imro)；他們並與衣姆羅恐怖團體締結協定，準備對貝爾格拉作聯合的恐怖行動。在其恐怖行動中，有一九三四年亞歷山大王被刺於法國馬賽的事件。這是衣姆羅與烏絲塔絲巴的聯合行動；烏絲塔絲巴且供給刺客，而馬其頓團體則負主謀的責任。

不過麥乞克並不相信用恐怖手段能有什麼成就。他與普利畢洽維克 (Pribitchevich) 仍舊留在國內，聽受叛謀的審判。後來被捕入獄，普利畢洽維克則居留於馬其頓。亞歷山大被刺後，麥乞克被釋出獄，本來在以前他曾屢次宣稱效忠國王；雖然他儘管在南斯拉夫的機構之內，替克羅特要求自治。他堅信對貝爾格拉實行經濟絕交，卽會使得塞爾維亞人讓步。

(三)

在這一以前，貝爾格拉政府對於泯滅這三角性質國家的企圖，做得非常過火。克羅特人不再回到國會，那好得很。一九二九年一月，亞歷山大王藉着他的將領和軍隊的支持，乃廢止憲法，解散國會。他成立一個軍人獨裁的體制，一直到現在，除去細微的變更以外，仍然存在着。他把原來的國名「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拉夫人王國」改爲南斯拉夫。更進一步，他實現中央集權，迫令各省更易舊有名稱，劃全國爲九區。這種舉動真是故意的予克羅特人及斯拉夫人一種侮辱。各區依其境內的主要河流定名，只有達兒馬夏 (Dalmatia) 是例外，名爲撲列茅斯卡 (Primorska) 或稱濱海區 (Litoral Banovina)。這樣，克羅特亞遂被稱爲薩夫斯卡 (Savska)，斯拉夫亞稱得達夫斯卡 (Dravaska)，波斯尼亞 (Bosnia) 稱德林斯加 (Drinska)，馬其頓稱瓦打斯加 (Vardarska)，等等。

南斯拉夫的三個組成民族，只佔全人口一千五百萬的三分之二。而且三者之中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大多數。塞爾維亞人算是最多，纔不過五百萬；克羅特人與斯拉夫人合起來是五百萬。其餘的包含着龐雜的少數民族。匈牙利人，奧地利人，阿爾巴尼亞人，大約每種近五十萬人；土耳其人，羅馬尼亞人各有二十五萬；馬其頓的布爾加人 (Bulgari)

約有七十五萬。將近半數的居民信奉希臘正教，這是南國的國教。克羅特人：斯拉夫人則奉羅馬天主教。此外有一百五十多萬人民信仰回教。

塞爾維人與克羅特人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民族，他們各自有其特殊歷史。而宗教，習俗，社會和文化的背景，又將他們截然分開。塞爾維亞人受東方的影響（君士但丁堡）克羅特人則受西方的薰染（羅馬）；但他們却說着共同的語言，只在土音上有些微的差異。不過他們却採用了兩種文字，塞爾維亞人用色列克文（Cyrillic）（保加利亞與俄羅斯人亦採用它），而克羅特人，則用拉丁文（Latinica），在宗教，文化，習俗，文學以及種種社會背景方面，同樣的差異，存在於塞爾維亞人與西北的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最北方的民族）之間。這裏也是藉着共同的語言，將他們連繫在一起，雖則斯拉夫人的口音和克羅特之於塞爾維亞一樣，也不完全相近。事實上，斯拉夫人的發音，很接近於保加利亞（這是一種居住巴爾幹最南部的斯拉夫人的語言）。

可見，由三個民族所組成的南斯拉夫，其各民族之間並不是存在着這樣一條鴻溝以至不能在一個很複雜的民族基礎上成功一個強固的國家。另外捷克斯拉夫的命運，對於貝爾格拉政府也會有一種提醒的作用。捷克國內的種族鬥爭，對於該國的滅亡會有不少關係。貝爾格拉政府，最後似已明白，一國的統一和協調，絕非用自上而下的強制方法

所能奏效。現在該政府已採取比較緩和的方式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克羅特人一定也將到爭取『自治』的斯洛伐克人，是他們的前車之鑒，因而要求『地方自治』的吼聲也將趨緩和。一個獨立的克羅特的前途，由德國站在門口，並不是一件可樂觀的事。

南斯拉夫今天所遭逢的極端嚴重的崩潰危險，正如當日的捷克斯拉夫一樣。它的危險是內部的，因此也必須從內部來醫治。(Living Age, may 1939)

保加利亞的現勢

Edward Boyle 著
F. 譯

一般公認在最近幾次歐洲所遭逢的危機中，保加利亞總算表現得莊重嚴肅的了。德國已由片面行動解除了凡爾賽條約上的束縛，據希特勒本人表示，祇有殖民地問題尙待解決。至於德奧合併一舉，如果那次公民投票真足以代表輿論的話，便可謂達到奧大利人民的願望了。同時匈牙利已收復了它所說的高原地帶。土耳其在凱末爾的天才領導之下，已以斬新的姿態，熱烈的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祇有保加利亞的要求沒人理會，它的希望沒有達到。無怪保國政府的謹慎態度遭受讚揚，謂爲可資矜式；然而在深和保國情形的人看來，必可察知該國人民不滿意識如何尖銳而普遍，這種國民不滿意識的高漲，是鄰近各國甚至該國政府，所不容忽視的。

固然保加利亞這一國家的建立，是根據於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條約；但在保加利亞人民的心目中，這次條約不過是國家的再造而已，早在第九世紀中，大約在艾吉波（Egbo）進位爲英格蘭國王時，保加利亞王國就存在了。當布利士一世（Boris I.）接受耶穌教時，保加利亞人民就已經生存了二百年之久，並已與當地的斯拉夫族同化了。在八九三年國王西米（Simeon）所統治的國家，是由亞得利亞海至黑海，由多腦河至羅道甫山（Rado-

Autokrat)。一世紀之後，保加利亞的土地，又歸於君士坦丁的統治之下，但在英國的大憲章時代，保加利亞帝國又得復興，並支持了一百多年。當時的保國國王伊凡阿森二世 (Ivan Asen II.) 是愛好和平的一個人，素以發展帝國的商業與文化為職志；這時的帝國疆土又已從亞得利亞海到達黑海了。然而繼位的國王，都沒有多大作為，以致為塞爾維亞人 (Serbs) 所敗；五十年之後，塞爾維亞人又為回教徒所征服了。保加利亞帝國的兩次毀滅，都由於專制君主所開的；在一般人民方面，祇若君主尚稱強大，便容忍他的統治，但在大地主的希亞人 (Boyars) 逐漸強盛之後，中央政府的權力便逐漸式微，並有希臘化的樣子。在保加利亞的歷史中，每次都是正在需要統一起來以禦外侮時，却發生國內的黨派鬥爭。在第二次帝國被推翻之後，以後幾乎有五百年之久，弄得保加利亞總是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

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保加利亞的『文藝復興』時代到來了。這種復興運動，是以三種形態來表現的。第一，軍事革命運動；由萊福斯基 (Levski)，拉克福斯基 (Rakovski) 斯太芬 (Stephen)，克拉甲 (Karaja)，保特福 (Botev) 等人來領導的革命運動，時常爆發，但勢力微弱，接連都被嚴厲的壓迫下去。第二，詩歌與故事的收集；由斯拉夫克夫 (Slaveikoff) 與米拉第諾夫弟兄 (Miladinoff) 所編訂，把保加利亞一帶，尤其是馬其頓

保加利亞 (Macedonian-Bulgaria) 一帶的民間詩歌故事，收集整理出來。這些詩歌故事，有為塞爾維亞所收集去，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塞維爾亞人祇注意往亞得利亞海一帶發展，並不要取得保加利亞。第三，保加利亞偉人歷史的編製；這是復國運動的急先鋒，而這一先鋒軍却都藏在寺院之內，是由高僧巴伊西 (Monk Paisii) 所努力的，到現在他的遺像是最普遍的散佈在保加利亞國境內，因為他曾寫成保加利亞的聖哲與統治人物的歷史；是他在阿叟斯山嶺上 (Mount Athos) 的土屋內，參考古代的典籍，在燭光之下寫出這部歷史的。以後他與徒弟福朗尼主教 (Bishop Sofronu)，又將當代的歷史寫成；最後有利路斯基 (Neophyte Ritski) 者，著作甚豐，成為後來學校中的主要參考書的著作人。事實上，建立今日之保加利亞的基礎的人，文人的功績，要比武士的功勞大得多；而在現今的國家典章遺物中最有價值的，將無過於一副手工印刷機，這副印刷機現存在蘇菲亞 (Sofia) 的博物館中，百年之前，便是用它在加布羅福 (Gabrovo) 印教科書的。一八三四年，在保加利亞地方共有學校一百八十九所；在保加利亞獲得自由的時候，已經發展為一千七百來所了。自此以後，教育一項成為保加利亞一切政治舉動的前題。一八七八年以前，就有教育委員會經年駐在各處，進行其工作，以致成為現今教育制度主要的一環，而今日的教育制度又是依一八九一年的形式發展的。在每一個城市，或

鄉村內，這一教育委員會都對初等教育有一般監督之權，而每一部門的教育，又有一教育會，隸屬於省長之下。對六歲與十一歲的兒童，是實行強迫教育的，中等教育的全部修業年限定為七年。最後，在蘇菲亞尚有一個國家大學，該校正在今年慶祝其二十五週年紀念，是全國人民所引為自豪的。校中分為七部門：歷史與哲學，物理與數學，法律，醫學，農學，神學，以及獸醫學；每部門之內，又設立若干學會，例如哲學會，教育學會，歷史學會，斯拉夫人種學會等等，這些學會的勢力，可以散佈到全國去。大學本部的建築至為堂皇，但分出校外不遠的農科建築，尤特別動人。在男女士子潛心絃誦之外，更可看見新式的試驗室與展覽室。在學校的走廊上，或者可以看見幾個農人，拿些標本來求試驗，對於新式曳引機的使用來求指教；因為在保加利亞，可以同時看見最舊式與最新式的農具，恰相對照的使用。

自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不愉快的現象。很可以說，保加利亞有點太醉心於教育了。正如在加拿大或其他農業國的情形，後一代的子孫，太願意跑到城市去了；有許多父兄，自己在農場生活得還很滿意，却鼓勵他們的子弟跑到都市裏去找職業，縱然有很大的個人犧牲，亦所不顧。國王布利士(Boris)深切體會得保加利亞的力量，是建立在這羣頑笨的佃農身上；由於他和國內各鄉村或小鎮市上的人民有很多認識的人，更由於他深

知農民的問題，所以造成了農民對他個人的效忠之處，實不在少。然而在農民與城市工人之間，却缺乏同情的聯繫，更在鄉下人與政府官吏——尤其是下級官吏——之間，發生起來顯著的惡感。保加利亞自然難免是一個沒有多大傳統歷史的國家；政府的官吏無疑的是太多了，然而官吏雖多，仍有大宗想要當官的人失業。這有待於大學農科的努力，以避免此種傾向，因為農科大學的智識，可以援助農人取得他們工作上的收穫。倘若農人的收入一多，便可以買些新式的農具，藉使農民多有些餘暇時間，來增進鄉村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這些缺點，然而美國學者馬漢姆(R. N. Marham)所說的話，仍是正確的，他說：『保加利亞雖為巴爾幹諸國中最近建立的一個國家，但國家治理得很好，可與東南歐數一數二的勵精圖治的國家；在一個短短的時期，竟使毫無基礎的保加利亞有了可信的文學，優美的戲園，完善的國戲，消息靈通的報紙，以及顯見進步的生活標準。』

這樣說來，我們已經把今日的保加利亞描寫出來了，保國人民並不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於六十年前某幾個大國的恩惠所建立的，乃認為現在的保國不過是民族復興，早在莫斯科尚沒有俄皇的時候，就有保加利亞王國的存在了；保國人民在教育上有很好的基礎，全國均相信教育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子孫的完善生活的工具；保國人民熱狂的感覺在歐戰的戰敗國中，祇有他們的冤屈未得解決。去年的慕尼黑協定，給東南歐人民展開

一個新的狀態。德國的經濟進攻，多年以來已經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現在却越發激烈起來，使保加利亞與鄰近諸國感覺到嚴重的不安。巴爾幹各國深切的明瞭，它們的自熱市場是在中歐；它們必須以農產品去換取中歐所能供給的工業品，正如中歐須仰賴食料與煙草於巴爾幹一樣。然而在以物易物的交換上，依據馬克在國際市場上的人造價值來貿易，必然使德國的買主感覺不安；因為這種情形是表示，倘若來到一個國際危機，把克馬擠倒，不但德國倒台，就是德國的買主各國，也在所難免。巴爾幹各國都知道，它們的經濟自由，是和政治自由息息相關的；因此他們覺得必須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在一九三九年的歐洲，惟力是視；而團結就是力量。在政治上，東南歐的狀態，仍和牛利條約(Treaty of Neuilly)簽訂時一樣：戰敗國的保加利亞，現在也和原先一樣，正在幾個大國的包圍之下，時刻要被它們的侵略所犧牲。對於羅馬尼亞，保國被迫而讓與道布羅甲地方(Dobruja)，對希臘讓與提雷斯地方(Thrace)，而馬其頓地方又被希臘與南斯拉夫所分割。最近幾年來，保加利亞歷任政府的政策，都是要與鄰近各國保持良好關係，而保國人民更希望可因此種良好關係，能使保加利亞散佈國外的少數民族解除些嚴厲的待遇。這種希望至今仍未達到，雖然鄰近各國都換上一批新政治家當權，昔日的嚴刑峻法自可減輕一些，然而本質上的情形，仍和一九一九年一樣。

然而整個的歐洲局面變換了。東南歐正在面對着軸心國家，縱然在巴爾幹同盟國包圍下的保加利亞，沒有力量能反轉局面，然而巴爾幹同盟各國也禁不起這樣一個新的危險擺在面前，就是在半島的核心有一羣激烈的人民時刻對它們表示不平，遇有機會即將發動事變，永遠企圖達到他們無人受理的要求。因此之故，無怪乎最近有多少人主張使保加利亞加入巴爾幹同盟，藉使東南歐各國聯合起來，大家同心合力來抵抗外來的侵略，來保衛各國的國家自由與經濟自由。在一向深信格蘭斯頓（Gladstone）的名言「巴爾幹是巴爾幹人的巴爾幹」的英國人心目中，這種解決是能喚起同情的。諸大國對巴爾幹問題的干涉，每多無用：今日之下，為各國本身利益計，為整個巴爾幹利益計，都需要它們聯合起來。保加利亞必須與它的鄰近國家站在一條戰綫上；雖然鄰近各國須對保加利亞的合作，拿出一些代價來，然而這種代價決不會過高，譬如，我們可以建議，把道布羅甲的南部歸還與保加利亞，要包括巴其克（Balkan）與道布利其（Dobrich）兩個城市在內。提雷斯的問題，確較比困難一些，因為當時提雷斯地方與提雷斯的海岸，並非由保加利亞讓與希臘，乃讓與「協約國與聯合國」，所以保加利亞對於該地的要求，祇可反對協約國與聯和國的決定，而不能直接反對希臘。雖說如此，倘若希臘兩國有協調的誠意，這一層也不是不可勝過的障礙。如果保加利亞取得一塊愛琴海的出海口，並

有相當一塊附屬地以供榮養，更在海口與保加利亞的國境之間建築一條鐵路，置於雙方同意的國際管理之下；那麼這一長期苦惱的問題，就可得解決了。至於對馬其頓地方的解決，希臘人曾找出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把當地的保加利亞人，驅出希臘國境以外；但是在南塞爾維亞無論塞爾維亞向內移民如何努力，保加利亞人仍然具有雄厚的勢力。保加利亞認為當馬其頓在土耳其統治下時該地的人民，為避免土耳其的殘暴，曾不時向保加利亞逃入，但後來當馬其頓在一九一三年歸塞爾維亞統治時，這些逃出的人民又重移入該地。在這裏，不能說這些人民情緒是由於保加利亞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宣傳所致，因為有充分證據足資證明，馬其頓的斯拉夫人，早在一八七〇年之成立藩國，或八年後之成立王國以前，就自以為是保加利亞人了。

縱然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間的「永遠友好條約」過去總是未能成立，但在當前的局面下便需要這條約了。南斯拉夫最近登台的政府，正有意於調整塞爾維亞人與克羅特人（Croats）之間的當前問題，希望能根據此種精神以處理塞爾維亞南部的問題，如果南斯拉夫能允許教會學校中使用保加利亞語言，如果該國能任命幾名當地人為高級官吏或教會牧師，如果為表示友誼起見，更進而把說保加利亞語言的地方——縱然很小的一塊地方——歸還於保加利亞；那麼馬其頓的保加利亞人，不但不能為兩國的障礙，而且要為兩

國的聯結線呢。所有這些，在戰後幾年已經有人說的很多了，但鑒於現在局面的險惡，更有加緊促成的必要。保加利亞從未提出它加入巴爾幹同盟的條件，現在都是它的鄰近的戰勝各國要首先張口的。最近在羅馬尼亞京城所召開的巴爾幹同盟國會議，確是一個失掉的機會。與盟各國竟宣佈要保持它們現有的疆土。這種關門的辦法，不是表現政治家的風度，不是在所有巴爾幹人民都應當為將來打算的時機所應有的態度。希望它們能以慷慨明敏的作風，宣示於世。

在本文結束時，希特勒之併吞捷克，竟把慕尼黑能造成國際關係新局面的希望打破了。這一事件的發生，更可使上述的結論，加以有力的辯護，更要求巴爾幹各國的聯合一致。從報紙上的消息看來，與保加利亞最要好的土耳其，或者要勸導鄰近各國對保加利亞的要求，迅速予以寬大的處理。當國際局面緊張時，一個久具怨情的國家，要發出嚴苛的要求，是歷史上所常見的，然而這裏所述的情形却不是這樣。保加利亞的要求，不但是一九一九年以來就時常宣佈出來的，而且在現在的情況下，鑒於它和四鄰各國的友好關係，大概它的要求並不能太嚴苛，恐怕要是自歐戰以來最容易使它滿意的時機了。然而反過來看也同樣顯明的，倘若為巴爾幹的團結起見，使保加利亞國民心理中所深印的希望一遭斷絕，它的鄰近各國便必須對於保加利亞國內外的人民的天生情感，與以

巴爾幹現勢

二六

正當的顧及，庶可取得保加利亞的完全誠意的合作。保加利亞與它鄰近各國都不要再爭論了，時機已經太緊迫了。巴爾幹各國必須聯合起來，必須馬上就聯合起來。(The C

Contemporary Review, April, 1939)

納粹陰影籠罩下的希臘

Odysseus Androussos
陳思敬譯

自從一九三六年八月四號，馬塔薩斯將軍 (General Metaxas) 成爲希臘的獨裁者之後，他就決心努力于兩大目標之實現。第一個目標就是鎮壓民衆運動，但這種民衆運動，并不涉及政治信仰和社會意見，只不過是爲提高人民生活，促進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而奮鬥。如果鎮壓民衆運動政策是代表統治階級的願望，他們自身就會懷疑到讓這麼一個政客來領導法西斯政府的辦法是否聰明。因爲他在六個月以前的一次普選當中，所獲得的票數，只佔投票總數的百分之二、五；他過去的政治生活又是動搖不定，前後矛盾的，超出了政治常軌的限度以外；而他以前又沒有做過什麼事，足以使他得到民衆的信仰。因此大部份資本階級對他的態度僅僅就是容忍和觀望，其中僅有一小部份人積極和政府合作。同時因政府內部不斷的在做肅清工作，大多數民主份子都被撤職，於是一般官吏對他也採取了同樣的觀點。因此，馬塔薩斯的第二目標，就是要把一般人對他的這種容忍態度變爲積極的護擁，而使政府能得到更廣大更堅強的基礎。

在內政方面，政府的政策，首先被導入違反大衆利益的方面去，由於世界市場上的物價提高，由於國內香煙和郵票等等的增稅，由於生活必需品如咖啡織造品以及橄欖油

(這是一種基本食料)等向大批輸出的增加關稅，國內的生活費是大大地提高了；但工資却仍然保持着固定的狀態。在政治方面，用暴力迫害共產黨的範圍，實際上逐漸擴張到其他各黨各派的首領和黨員。現在監牢裏面擁擠着一萬三千個這類的犯人，他們都被分放在亞克羅納不里亞 (Acronaupia) 和愛琴海中許多荒蕪小島上的集中營裏，受到的待遇以及生活情形都惡劣不堪。在文化方面，過去和現在的每一種進步的思想都受到嚴厲的取締——如德塞迭斯 (Thucydides) 在皮里克斯殯葬時所做的演說辭，以及沙菲克利斯 (Sophocles) 對安第剛 (Antigone) 的祭文，前者因為稱頌了民主政治，後者因為攻擊了暴君，都被取締了。

他的外交政策，既不願聯合巴爾幹諸國以抗拒德意的侵略，又不肯繼續採用希臘的傳統政策，聯合英法以防止莫索里尼的進攻，因為這兩種政策都帶有國際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彩色。國內政治的動向驅使他和獨裁國家合作，德國很快的就抓住了這個機會，把大批資金投到希臘去，以期獲得希臘輿論界的好感，和政界商界領袖人物的垂青。納粹的各種小印刷品，都譯成了希臘文，以半辨士的廉價在希臘各處流傳着。雅典的德國僑民，都被堅強的組織起來，他們所辦的雅典日報 (Athener Zeitung)，無代價的分送給那些希臘的小康之家。德國報紙經常的發表些關於「新希臘」熱情的言論，當地的希

臘報紙總是立即把譯文加以披露，簡直就用不着政府幫助。有許多願意在英法繼續求學的希臘學生遭遇巨大的困難，而政府對那些想到德國去的青年却給與種種資助。有一個未正式證實的報告，謂戈培爾博士曾以「特殊治安警察」基金捐與希臘，同時希臘並派遣秘密特務工作人員到德國去完成訓練；有一件與此事略有關係的事實：即在希臘的警察總局裏，牆上安安靜靜地掛着國王，馬塔薩斯將軍，希特勒和戈培爾四人親筆簽名的照片。德國文化的影響很堅實的在希臘繼續增高。

在經濟上，德國對於希臘的貿易額，久已經常地增進。遂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馬塔薩斯將軍那時還是憲政首相，希臘銀行的總經理柴德羅斯 (Zorneros) 以及其他政黨領袖，就曾警告過他說：希臘清算中對德國的欠額增高，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快到一九三六年底，希臘銀行的準備金因德國的政策而開始急速減少，就在這種情之下馬塔薩斯將軍竟而又同意德國用價值四百五十萬鎊以上的軍火償還對希臘的欠債。當時的財政部長柴維山諾斯 (Zavitsianos) 因而辭職。

當時德國會試圖對其他所有的巴爾幹國家，用同樣的辦法，把軍火來清償債務；這樣一來，它們就不得不再和它做交易，對於它在政治上的倚賴也就更會加深了。只有南斯拉夫和希臘接受了這個提議，土耳其看穿了這種不懷好意的政治手腕，乾脆就拒絕了。

克魯伯工廠爲它在韃靼尼爾(Dardanelles)海峽重新設防而獻上的軍火。茵基(P. Einzier)在「不流血的侵略」第三十三頁批評說：『在好些個握有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國家命運的政治家中間，馬塔薩斯將軍和南斯拉夫的總理斯多亞的奴維期(Stojadinovic)要算是最同情于德國政策的了』。德國軍火品質太惡劣，使得這位馬塔薩斯將軍，以前曾大言不慚的宣佈他的企圖，要建設『一個能和最進國家相伯仲的軍隊』，現在據茵基先生的報告，只好偷偷運往西班牙去。同時德國把希臘的煙草加工後再行輸出希臘，奪去了她的市場。這種自殺政策好比把全國經濟生活中所有的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面，因此在外交方面，就喪失了任何可以獨立自主的機會。而政府所以採取這種自殺政策，完全是爲了黨派的原因，目的在造成既得利益，維持獨裁政府。

馬塔薩斯將軍在他初次握得政權的一刹那間，他的外交政策就決定了反對組織巴爾幹集團以抵抗德國勢力的侵入。一九三六年因爲他拒絕和巴爾幹協約國家合作，共同防禦邊界，遂把南斯拉夫拉入德意的懷抱。一九三七年一月，南斯拉夫沒有通知其他巴爾幹協約國就和保加利亞簽訂了一個「永遠友好」協定，破壞了巴爾幹公約。于是巴爾幹半島的集體安全制就遭受了第一次嚴重的打擊。

慕尼黑會議以後的一切事實，更證明了馬塔薩斯的政策是如何的違背了國家利益。

因爲它和德國距離太遠，德國進攻巴爾幹半島所需要的幾個國家的合作，希臘并未算在內；相反的，德國甚至爲了收買可靠的同盟國和念念不忘的地中海港口而犧牲希臘。根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號和十四號的巴黎勞動報的通訊，德國在巴爾幹的宣傳很順利的造成一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集團，以犧牲希臘讓它們來擴張發展。保加利亞政府由其在歐洲各國首都的半官式間諜的活動，保加利亞的國家主義者由其反對羅馬尼亞和希臘的示威，以及「馬其頓革命團體」(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由其重新恢復恐怖行動，都已向希臘提出了割讓亞歷山大波里斯港 (Alexandropolis) 的要求，該地接近韃靼尼爾海峽，是一個完全的希臘港口。同時希臘政府又接到關於意大利對科甫島 (Corfu) 和克里特 (Crete) 兩地有野心的報告，而非常恐怖。

馬塔薩斯將軍對這些日漸加深的危機，並沒有進行真正的防禦工作。他不但不去培育輿論，反而用盡了方法去鎮壓人民的日益生長的覺醒，這是由於他害怕各黨各派形成一個民主的聯合內閣對他施行壓力。同樣是由於對於民主政治的痛恨，阻止了他對於外交政策做重大的改變。根據最近的經驗，一般人不能不深深懷疑他是否願意真正抵抗德國的侵略及其潛在的同盟國。他終有一天被逼去犧牲了階級的利益，犧牲了個人的權力，甚或犧牲了希臘的獨立，以踏捷克的覆轍。

對於所有的巴爾幹國家，這種淪為德國殖民地的危險，都是同樣的大。巴爾幹的人民已經很清楚的認識到，他們為民主政治，社會解放與國家獨立而進行的鬥爭，正在一天一天地匯合成為一個總的反法西斯鬥爭。倘使巴爾幹諸國要從事一個獨立解放的戰爭，他們必須通力合作。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則聯合所有的民主力量並建立進步的民主政權，在民衆的同意和民衆的監督之下，和平的修改和平條約，給少數民族以平等權利，各國在一切經濟問題上外交政策上密切合作，所有這些，構成了必需的條件（The Conditions sine qua non）；與各大民主國家合作將完成了這些措施。希臘必須停止對馬其頓少數民族的虐待，而對保加利亞，也應當給它一個愛琴海上的商業海口。

就是從大英帝國本身的利益這一點來看，希臘的命運也不能說和英國沒有關係。若沒有希臘的友誼合作，就是有了英土同盟，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統治權也不易保持得住，因為希臘的島嶼控制了主要的土耳其海港和經由韃靼尼爾海峽的貿易路線。不要以為希臘在任何政府統治之下——爲了它天然的利益——就是一旦它的獨立受到威脅時，也會和英法合作的。在馬塔薩斯將軍的統治之下，希臘很可能被變成地中海東部的「弗朗哥西班牙」。這種危機是存在着的。（Labour Monthly）

土耳其與和平陣線

Winston Churchill
吳一凡譯

要想了解最近成立的英土同盟的重要意義的全貌，必須回溯一下既往的歷史。一九一一年秋，意大利未經挑釁而攻擊土耳其的托黎波里省——現稱爲利比亞。意大利的軍艦砲轟托黎波里的沿岸城市，意大利的陸軍強據托黎波里的海岸。當時掌握着土耳其政權的青年土耳其黨下令英勇抵抗侵略。土耳其革命英雄派夏 Ever Pasha 親身經過埃及前往利比亞指揮抵抗事宜。和他一同工作的是戴維(Djavid)那時會寫信給筆者——時筆者在海相任內——提議英土締結同盟以抵抗意大利的侵略。因爲當時歐洲的嚴重危機使英國的自由黨政府不能採行激烈的反意政策，以防備意大利因而愈益忠實於三國同盟。可是就由於這一決議，使青年土耳其投靠到德國的懷抱裏，其影響，對於大戰結果雖未發生決定作用，可是在大戰進行中却發生了很大的障礙。

繼意大利進攻利比亞之後，土耳其從此就多事了，以至不久而有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聯合進犯之舉，因爲它們這些小國認爲土耳其帝國是隻死老虎了。熱心從事復興民族工作的青年土耳其黨，把他們所以遭受不幸命運的責任，大部歸咎於意大利。

從那個時候起土耳其人民曾流洒過多少血汗，但是他們始終承認意大利是他們的地

中海上最可恨的隣居。現在俄土的世仇已經冰釋了，然而在土耳其人的意識裏認為意大利的野心總是他們當前的最大的直接威脅。張伯倫同土耳其締結同盟的事實，也說明了意大利獨裁者年來重大的非法行動使大英帝國如何的深感不安。去年張伯倫貸給土耳其一千萬鎊的借款，就是今日英土同盟的伏筆，這項措施的確是具有值得稱讚的遠見，亦為土耳其所熱烈歡迎。最近締訂的英土同盟是友誼和互助中的自然產物，也實際的表現出英土兩國對於地中海東部的和平與自由是同樣的關心。

在大戰期間，由於軍事處置和凱末爾的天才，君士坦丁堡始保無恙。凱末爾把他的祖國從戰敗後的絕望深淵中，從瓜分投降的惡運裏挽救起來；他以堅苦卓絕的魄力把祖國再建和壯大起來；他厲行了很多驚人的革命的改革方案，使土耳其的典章制度趨於現代化，把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提高到近代化的水準。大戰後數年，土希人民在兩國內竟能互有居住權，這一奇異事實反映出土希兩國在政治上的最高互信。像蘇土關係一樣，土希兩國的關係現在已極為和諧了。幾世紀來俄土希等國間的歷史上的宿仇血債，現在都擱在一旁了。這固然由於蘇希兩國的當局們有着很大的貢獻，而主要的因素還得歸功於偉大的凱末爾——土耳其的國父——的明睿和遠識。

英土同盟之後，無疑的法土同盟也必將相繼締成，對於英土同盟的效果固不必作過

高的估計，可是由於該同盟的成立，在地中海上，的確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的很大的力量。關於這一點，一個納粹報紙宣稱：英國『在下次世界大戰時會汲汲然求之不得的，現在却於平時求得了。』事實的確如此；並且還可望由於英土同盟這事實會給德國獨裁者以堅實的教訓呢。

昔日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有這樣一句格言：『所有正當的利益都會諧調的』。今日地中海東部和巴爾幹上的情形正是如此。英法對於羅馬尼亞所提供的保障若使生效，必須在必要時土耳其准許英國戰艦和英法軍隊駛入黑海。黑海若在英蘇土的控制下，反侵略陣線的各國船隻得以自由出入韃靼尼爾海峽，則有關各國的利益纔可得到保障。土耳其軍隊戰鬥素質頗以強悍著稱，未必需要外援，即使需要外援，也可以得到西歐民主國家的有效的保護與援助。土耳其與羅馬尼亞關係的親密也增加了與黑海有關各國的安全。通過黑海和韃靼尼爾海峽，西歐同盟國家得與蘇聯保持着聯繫和接觸，在未來東歐抵抗德國侵略的戰爭中，是極端重要的。在英法海軍勢力能夠控制得住地中海的一天，蘇聯南部的麥產與商品就可以自由的輸出到世界的市場上來，還可以輸入必需的軍火與原料到蘇聯在黑海岸上的各港口。

對於羅馬尼亞的獨立與完整，土耳其與蘇聯有着共同的利害關係。納粹鐵蹄通過破

征服的奧大種和被懾伏的匈牙利東下而撲向多瑙河流域，是土耳其和蘇聯的共同的嚴重威脅。納粹德國在多瑙河上已經建立起來一個日益強而有力的小艦隊。納粹德國若控制住多瑙河口，德國的大量潛水艇，會很快的一隊一隊的侵入到黑海裏來。假設蘇聯和土耳其不能控制黑海，則黑海沿岸各港口將為德國宣揚已久的「東進」政策中的登陸地。真的，任何的利害一致，都沒有比今日沿黑海各國家的利害一致再明顯的了。除非它們緊緊的團結起來，無限的厄運必將再照臨到它們的頭上。

所有這些情事，都是自然演進而來，並不是由於強迫或煽動，而西歐的兩大民主國家則久已被忠告應該以嚴肅而公開的態度參加黑海沿岸國家的集團一致行動。無疑的，全世界的和平，由於高尚的，勇敢的和慎重的行動的結果，將更被置於堅定的基礎之上。

還有一個黑海沿岸國家，我們尚未提到，那就是保加利亞。它是巴爾幹家庭中一個不甚吉祥的小孩，現在依然動搖於西歐自由國家，東歐侵略者和蘇聯之間。（在上次大戰期間保加利亞曾和俄國立於敵對立場，可是蘇俄還曾援助它建立獨立國家。）在一九一三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結束以後，那時保加利亞過分的以為它的軍隊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建功獨多，以致它一度走上錯誤的步驟。（意指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保加

利亞不經宣戰對塞爾維亞和希臘軍隊施行總攻，以致惹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果保加利亞慘敗而言——譯者）此外它還有更致命的錯誤步驟，就是在一九一五年末，保王菲迪南把保加利亞投送到中歐帝國的懷裏，就等於把保加利亞的命運葬送到失敗的深淵中。（意指一九一五年十月保加利亞加入德奧方面作戰，結果隨同受戰敗處分而言——譯者）

現在保加利亞又面對着第三次抉擇取捨的關頭了，而我們相信羅馬尼亞與土耳其都在熱烈的希望着保加利亞能作它們的盟友。無疑的，他們對於以前的深仇宿恨仍然不能完全忘懷，不僅他們這樣，就是曾在疆場上週旋過的所有東歐國家，也都是如此。然而，現在大家應該往前看，應該忠誠的好好的聯合起來，從另一串兇惡的侵略浩劫裏，來保衛東歐的安全。因為在大戰後羅馬尼亞所得的土地獨多，又因為羅馬尼亞今日的危機獨大，所以現在它應該負責聯合西歐國家和土耳其，用很好的辦法把保加利亞拉到和平集團裏來。為保障東歐安全，似乎用不着提出特別的方案；每個人都可見到：保加利亞如能和它的隣邦合作，對於抵抗外來侵略與防止巴爾幹半島上的內戰，是具有決定作用的。（The Hongkong Sunday Herald 一九三九，五二八。）

巴爾幹現勢

阿爾巴尼亞：

法西斯重分世界的新階段

P. LILOVETI
沈 翳 譯 著

意大利武裝力量之侵入阿爾巴尼亞，是意大利法西斯蒂侵略的重要新階段。它與德意志法西斯蒂手攜手的前進，正在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阿爾巴尼亞位於亞得里亞海口，其戰略地位的重要，即可解釋意大利帝國主義爲什麼常常覬覦該國。意阿之間，只有俄特蘭陀（Otranto）海峽一水之隔，因此統治阿爾巴尼亞海岸，及其優良的天然港口（伐洛那 Volona 狄拉紹 Durrazo），即可保證控制亞得里亞海。

帝國主義爭奪阿爾巴尼亞的衝突，從一九二一——一九一三年間巴爾幹戰爭時開始，已達到一個特別險惡的程度。土耳其的失敗，使其對於阿爾巴尼亞的統治壽終正寢。在那個時候有三大列強起而爭奪巴爾幹半島上的領導地位：帝俄、奧匈及意大利。這三大列強，每一個都想統治阿爾巴尼亞，而帝俄進而提議把該國的土地，分配給其他巴爾幹各小國——塞爾維亞、蒙的尼哥羅及希臘。

▲民族解放運動▼

同時在阿爾巴尼亞受到大家擁護的民族解放運動，曾提出來建立阿爾巴尼亞民族國

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重分世界的新階段

家的計劃。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伐洛那所舉行的阿爾巴尼亞人民代表大會席上，曾宣佈爭取國家獨立。

這個新國家，自她開始生長的時候起，即變成了互相角逐的各帝國主義國家製造陰謀的溫床；糾紛時起。在世界大戰期間，列強把阿爾巴尼亞，當作彼此商談時討價還價的零頭。

爲了要把意大利拉進協約國方面來，法國，英國及俄國，答應劃一部分阿爾巴尼亞領土（伐洛那港及其內地）給她，並允在其餘的阿爾巴尼亞地方，（通塞爾維亞，希臘兩國的交通線除外），建立一個意大利的保護國。可是，戰爭却把意大利削弱到這步田地，以至她已不能控制阿爾巴尼亞了，結果，只有伐洛那灣口的薩西諾（Saseno）小島，還在她的掌握之中。

▲新階段▼

墨索里尼的執掌政權，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侵略阿爾巴尼亞的歷史上，劃出了一個新的階段。整整的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年間），意法兩國，在巴爾幹半島上角逐着，而在這個角逐中，意大利最得意的一張將牌，就是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怎麼會鑽到意大利政策的圈子裏去，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情。一九二四

年夏天，阿爾巴尼亞的許多苦迭打之一，是親意大利者方諾利（Fon noli）所掀起的。同年十二月，前首相阿默特佐格（Ahmed Zog）得南斯拉夫政府之助，回到阿爾巴尼亞，推翻方諾利而建立新政府。可是意大利的外交，竟在收買佐格一方面成功了，且使他成爲意大利的代理人。真的，意大利爲了這個目的，曾把口袋都掏空了。一九二五年三月，意大利的國家銀行（Credito Italiano Bank），與阿爾巴尼亞政府締結了一個協定，以一千二百五十萬金法郎的資本，設立阿爾巴尼亞國家銀行。緊跟着這一步，又以意大利的資本，成立了SVEVA公司，在阿爾巴尼亞經營各種事業。

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五年這十年之間意大利爲這些事業，已耗去了六千三百萬法郎，其中八百五十萬用于狄拉紹港口之設備，一千九百五十萬用于二百七十五公里的公路的敷設，一千四百萬用于橋樑的架造（一百條大橋與中橋，一千條小橋），一千一百萬用于公共建築的營造，等等。就這些數目字看來，一切由意大利供給資本所建設的工程，顯然都有着一種軍事上和戰略上的性質。又爲着想把阿爾巴尼亞作爲進攻南斯拉夫與希臘的根據地起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曾特別致力於軍事道路的建設。

還有，意大利與佐格曾訂立了兩次條約（一九二六年一次，一九二七年一次），使兩國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成立了最密切的合作。這樣，阿爾巴尼亞便墜入了意大利的掌

握。

奴化阿爾巴尼亞的第二步，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訂立的財政協定。在此協定之下，阿爾巴尼亞在一年中可收到一千萬利拉（利拉為意幣單位）的大借款，而十年之內，不需付息。可是由于意大利本身財政的困難，及兩國間的磨擦，協定終於破裂了。阿爾巴尼亞的大衆，對於使阿爾巴尼亞完全淪為法西斯意大利的奴隸的政策，一天一天的表示不滿。佐格受了這種不滿的影響，同時亦爲了要樹立他在國內的威信，乃不得不採取了一條比較獨立的路線——至少就對意大利而言是如此。一九三三年，阿爾巴尼亞政府封閉了一切私立的意大利學校，及擔任着法西斯宣傳機關的天主教學校。有幾個意大利報紙，也被禁止了。這樣，意阿關係乃異常緊張起來。

▲海軍示威▼

事情發展得如此嚴重，以至一九三四年六月，意大利的艦隊，在狄拉紹舉行示威。到一九三五年，事情有了轉機，彼時意大利正陷於對阿比西尼亞戰爭當中，因此渴望着能與阿爾巴尼亞政府之間，把事情彌縫一下。最常用的行賄辦法，又應用起來。阿爾巴尼亞收到了六百萬法郎的「禮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裏又簽訂了一個新的協定，以替代一九三一年的舊的協定。在該協定中，意大利允以一千五百萬利拉的大宗款項借予阿

爾巴亞尼，阿爾巴尼亞則讓出新的石油租借地，容許意大利獨佔農產物的出口，並恢復意大利的學校，及畀予其他利權。阿爾巴尼亞又答應在政府各部門中，特別是在軍隊中，聘請意大利籍的顧問。

另一件對於阿爾巴尼亞的命運很重要的事，即是一九三七年所簽立的意大利南斯拉夫協定。雖然該條約在形式上，是在維持阿爾巴尼亞的現狀，並限定雙方皆不能有獨佔阿爾巴尼亞經濟的企圖；但實際上却大大損壞了阿爾巴尼亞的國際地位，和增加了她對於法西斯意大利的依賴性。因此，這個條約引起了一個直接反應，即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阿爾巴尼亞爆發了一個反對佐格的親意政策的武裝起義。前首相及前阿王的至交斯丹姆·托托 Stena Tolo 領導着這個叛亂。

在一九三七年的義南協定以後，意大利似乎在阿爾巴尼亞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都確立了堅強的統制地位。駐在第拉那 (Tirana) 的意大利大使，他的權力，事實上並不亞於其他殖民地的高級委員或總督。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已沒有任何事情足以威脅意大利的統治，可是意大利總還覺得有以武力佔據這個國家的必要，乍看去，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雙重意義▼

阿爾巴亞尼：法西斯重分世界的新階段

其實，武裝佔據阿爾巴尼亞，對於意大利法西斯蒂有着雙重的意義。第一，意大利法西斯蒂無疑的想在這種方式之下，來恢復她已墮的威信與她在國際的地位。事實上不過是想用征服一個非武裝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輝皇的勝利」，來炫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力量。

其次，佔領阿爾巴尼亞，含有部分的補償意大利的作用，因為他的「軸心」同伴，已自私地攫奪了全部贓物，而一點兒都沒留給與她。當然除此以外，還有更深遠的更具體的目的，緊跟着意大利這最近一次侵略的後面。阿爾巴尼亞的攫奪，與意大利軍隊在羅得斯 Rhodes，但笛更斯 (Dedeaneze) 島，利比亞 Lybia 等地的集合，及德國軍隊在南斯拉夫境域的集中，多少總有點兒關係。

巴爾幹半島的戰略形勢正在急劇的變化，而很自然的，阿爾巴尼亞的被攫取，自不能不引起來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最大憂慮。(Moscow News April 17. 1939.)

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的鎖鑰

Stoyan Pribichevich
沈 錡 譯

在亞得里亞海東南岸介於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隔俄特蘭陀 (Otranto) 海峽而與意大利的靴跟相望處，有一個歐洲最神祕的國家——即是阿爾巴尼亞國。她比佛蒙特 (Vermont) 稍大一點，有人口百萬，其中三分之二是回教徒，三分之一是基督教徒。

全國只有八個小城市，在那裏，仍度着東方的原始生活，沒有人忙迫。除了在第拉那 (Tirana) 都拉索 (Durrazzo) 的極少數的摩登別墅而外，其他的房屋都建立在那些既狹隘又彎曲的石子路上。在很稀少的都市人口中，其上層階級主要的，是三十家左右的富人大地主。大部分的阿爾巴尼亞人，是牧牛和牧羊的山居人；他們在古代部落社會的傳統與紀律之下過着生活，他們的舊習慣，和數千年前印度歐羅巴人的祖先一樣，阻止着佐格 (Zog) 國王的一切維新的企圖。

關於該民族的起源，在人種學者當中早就發生爭論。最可能的解答，認為它是凶野的伊利里安人 (Illyrians) 的後代。羅馬人當時征服他們，曾費了很大的力量，這些人後來却成了最強的羅馬軍隊，且替羅馬產生了一個最偉大的皇帝——第奧克里奧 (Diocletian)。

和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樣，阿爾巴尼亞人的雄偉的語言，是用一種寓意的形式來表達的。他們的民族或宗族，也有專姓，但整個民族却沒有名字。「阿爾巴尼亞」，是外國人對他們的稱呼，他們僅把自己叫做「鷹之子」。這個名詞，是由峻險的山嶺而產生的，從那些山嶺上，他們可以瞻望着下面蒼灰色的野景。

在荒涼的羣山與峽谷間，在烈日熾熱的灼射之下，在深雪嚴寒的凍結之下，他們披了白衣，在一羣白羊之後悠閒地走着，頭上戴着有名的軟小帽，把一隻耳朵也裹在裏面。白的顏色到處反射着閃閃的光芒。但與阿拉伯人不同，他們有規則的顯著的容貌，有些人眉毛微曲向下，頗像鸚鵡。高而瘦的個子，長着兩隻柔弱的狹肩，走起路來，重心完全落在兩個腳姆指上，搖擺着腰部，在崎嶇的山野間，每天安閒地走上好多哩路。

有些奇怪的社會習俗，據推測在目前已經很文明的民族中從前也曾有過的，依然可以在這個原始的巴爾幹小國中看到。譬如在北阿爾巴尼亞的山族裏，至今還行着共產主義。父親是絕對的獨裁者，兒子就是結了婚，也還是受他的管轄，而他們的妻子，則變成了他新的屬員。從一個共同祖先傳下來的許多家族構成同胞關係，他們共有土地，各家的家長組織一個家族會議，選出一個共同的族長。現在有些地方，這種會議還執行着竊盜與姦淫的裁判權。

蘇夫在這裏被認為是社會中的無用之物，而遭受輕視。有時他在死後未葬以前，被結婚。新娘依然是拐來的，或買來的，然這已常常不過是一種預先約好的儀式而已。美國今日的「私奔」，即是這種舊習俗的遺跡。有些地方，貞潔被看得很重。在另一些地方，女子在未嫁以前，享受着完全的性的自由；可是一經結婚之後，如再行淫亂，即將受到殘酷的處罰了。好像有意向多情的男人暗示一樣，未婚女子的服飾，與已婚者很少差異。普通是一夫一妻制，即在天主教徒中，也是如此，這或許是因為現在多配偶制太費錢的緣故吧。

阿爾巴尼亞人，和東南歐所有的民族一樣，相信「魔眼」(evil eye)。孩子的眼睛，如果生得美麗，常被目為巫異，有些人亦想到飢餓的吸血鬼會吞吃月亮，所以馬利索人(Malissores)每當月蝕時，即射擊月亮。阿爾巴尼亞人，早在基督教產生之前，就相信着靈魂不滅之說。在愛爾巴桑(Elbasan)城內，蝴蝶至今尚被尊為死者的靈魂。但在北部地方，又有一種奇異的風俗：即當一個人死了以後，刮臉洗身，換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後把他擺在院子中間的椅子上，把他的槍倚在他的身邊，插一枚煙在他的嘴裏，以等候他的親友前來告別。

像小孩子們爲了遊戲或好奇而殺死動物一樣，這些原始的山居人，有時對於陌生人

是很殘暴的。當一九一五年歐戰時，塞爾維亞的軍隊——在遭受着奧匈德保四國聯軍的大追殺之後——放棄了塞爾維亞，欲經過阿爾巴尼亞的山路退却而未得。在塞爾維亞軍隊中，有一個軍官，是我的朋友，他與兩個阿爾巴尼亞的間諜，圍坐在某山脊上的一堆火傍邊，吸着咖啡，望着狹險的村路。從下面的路上，傳來單調的脚步聲，那兩個「鷹之子」俯下去一看，原來是一個阿爾巴尼亞農夫。其中一人便說：「我與你賭一杯咖啡，我可以一槍打穿他的頭」。另一人說：「好，我賭你不能」。起先說話那人便卸下槍來，放了一響，只見路上那人兩臂向空一陣痙攣，頹然向地上倒去。那個阿爾巴尼亞的間諜便放下了槍，狂飲咖啡。他射死一個陌生人，猶如射死一隻麻雀一樣。

X

X

X

X

佐格國王在去年四月與匈牙利籍美國人阿泡奈依女公爵 (Countess Geraldine Appo) 結婚之前，已訂婚過好幾次了。但從未行過婚禮。數年以前，一個美國記者問他：「爲什麼不結婚呀？」他悽然地答道：「我拿什麼給新娘呢？」這位最美麗的統治者，當時歐洲唯一的獨身皇帝，隨即提起了他在爭奪王位時所造成的「血債」。佐格直接間接地殺死了許多政敵。每一個政敵的血親，依阿爾巴尼亞不成文的光榮習俗，是應該照樣復仇的。所以佐格國王，對於每一個殺他或他所屬的馬蒂馬特族人殺死的人，欠

有「血債」。據說這些「血債主」的數目，已經不下八百人了。

佐格自十年前繼任王位以來，終未在山勢崎嶇的阿爾巴尼亞內地巡遊過。他除了偶然到亞得利亞海濱的消夏別墅裏去過幾趟以外，很少離開被太陽蒸灼的第拉那小城及其一條大街。但在這樣短的旅程中，甚至在他的百花燦爛的花園裏，亦得靠他最親信的皇家侍衛保護着，以防暗中冷箭。他只出國過一次——謠傳是去年拜訪一個奧國的女友，而當他某晚離開維也納大劇場的時候，却受到了一個憤怒的阿爾巴尼亞人的襲擊，幾乎被他討還了「血債」。自此以後，佐格再也不離開本國了。真是也一個戴着王冠的囚徒，就是送到他桌上來的食物，他有時也會加以懷疑。數年以來，他的近親之一，他的已故的母親，或他的六姊妹之一，總在他就餐之前，先試嘗各盤的菜餚。

爲了要使他的國家現代化，同時也爲了保障他自己的生命，佐格會努力想廢除這種「報血仇」的乖戾習俗。數年以前他曾召集過各族的首長開會，勸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血債」，相約彼此相安無事。但他並沒有成功，因爲族鬥是阿爾巴尼亞山中人最根深蒂固的傳統，建立在一脈相傳的個人與家族榮譽的觀念上面，而在這個以不屈於法庭自豪的國家裏，又是代表着正義的唯一形式。

在一樁生命罪或名譽罪構成之後，受害者方面的族長，即給害人者及其親屬以二十天的期限，準備一切。而後械鬥即行開始。每一個受害者方面的血親，負有向害人者或其任何一個男性血親實施報復的義務，但別的親屬不在其內。最近，在斯庫台里（Scutari）一個男人被三顆手槍子彈從自行車上打了下來。但當知道他不過是害人者的妻舅時，兇手反受到他自己同族人的處罰。

雖然這種流血手段，一向是洗滌玷污，恢復光榮的方式，但阿爾巴尼亞人却也採用財政的解決方法。一樁血債可以用金錢或貨物來清償——只要受害人方面同意就行了。那時害人者用巾布蒙住了眼睛，頸上掛一把刀，由親戚護送着，在平安的「倍莎」（Bosha）鄭重（求和平之意）儀式之下，展開談判。如果還有不能同意的條件，則可有二十四小時的攷慮，因為每一件殺人案必定添上一樁新的仇恨，所以一個族鬪，往往就把兩方的人都殺盡了。又因為財政解決的價格常常很高，所以只有富人才能有和平，而窮人則始終只有殺來殺去。

可是如果你尊重阿爾巴尼亞人的榮譽感的話，那你不但會成爲他的朋友，而且還可以得到他的保護。他的簡單的倫理觀念，對於不喜歡的東西，固不知道饒恕，但兩個基本的社會道德——豪俠好客與篤守信義——却發展到了最高點。例如，一個客人，在巴

爾幹人的平民看來，是一個神聖的人物，常常停止家裏的規則來遷就他的每一個願望。在巴爾幹半島上的許多地方，他可以要求家主所有的任何事物，以饜己之欲，甚至他可以在這一家裏選擇女人——這種習俗現在已經廢除了。

一個客人所唯一不能幹的事情，就是冒犯女人的尊嚴，犯了這一着，是要處死刑的——但要到他已不是客人的時候才執行，另一方面，一個婦人的血，在報仇的過程中，却是無關重要的。報仇的時候若殺死了一個仇人的女戚，在阿爾巴尼亞人看來，似乎和殺掉一隻羊同樣愚蠢。所以佐格國王雖僅能在王宮中過着監禁的生活，而他的姊妹都可以很自由地在國內外遨遊。

阿爾巴尼亞人並不全住在阿爾巴尼亞國內。在南斯拉夫境內沿着阿爾巴尼亞邊疆一帶，有近四十萬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在世界大戰以後的十年當中這起人常使南斯拉夫的當局頭痛。他們原來是很安靜的，但到貝爾格拉(Belgrade)政府，決定把肥沃的土地，給任何一個願在該地居住的人以後，事情就不對了！那時成羣的南國退伍兵，破產的地主，及無地的農民，都湧到這原野來，斬荆披棘，搭蓋茅屋馬房，開闢這兒荒蕪的處女地。本地的阿爾巴尼亞人，由是便帶着增長着的憤怒，注視着這種侵略，不久他們組織了許多團隊——叫做「哥却克」(Kochaks)類似上一世紀美洲印第安人所組織的團

隊——專去襲擊新的居留者，搶劫，暗殺，把他們的住屋與村落縱火焚燒。

在覆滿了雪的夏(Summer)山下常受風掃的「黑鳥之田」高原上，盛開着粟粟花與緋紅的薄綬(Hollyhock)花。我的一個叔父，便住在那裏。他把他的土地清理好了以後，和另一位塞爾維亞的殖民者，住在一起；當他剛把馬房落成，即搬到那邊去睡在乾草上，與牲畜爲伍。再沒有比他更敏速的人了。數星期後他發現他的同居者慘遭非命，喉嚨裏插着一把鈍刀，頭上繫有一塊牌子，上面寫道：「這種命運，等待着所有偷竊我們土地的塞爾維亞人」。

我的叔父經常戒備着。但始終沒有人襲擊他。他開始與們阿爾巴尼亞隣居住。有一天，他被一家信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人請去，做一個小孩的神父。過了一些時候，因爲南斯拉夫當局對於這家做了一樁不公平的事，這便有一人「出奔綠林」參加「哥却克」。從那時起，我叔父的生命便安全了；「倍莎」，這安全的保障，他已因爲做了那孩子的神父而得到了！不但這一家的所有親戚要尊重他，即任何「哥却克」隊，因內中有了他的親戚，也須加以尊重。

僑居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人，多半是牧羊人和耕夫。但一到冬天，則有許多人跑到遼遠的城市中去充建築工人或伐類似的工作。那些往貝爾格拉去人的傳的統職業，是在私人住宅的院子裏及廂房裏鋸切生火的木柴，穿着手織的白衣服，藍色麻布製成的襪襪，從帽子打耳邊垂下，遇到雨天或雪天，只要手裏拿一把鋸子，便有一毛五分至兩毛錢的收入。土製的雪茄，常在他們的唇邊搖晃，他們的食物，主要的是洋蔥，一到晚上，他們睡得和沙丁魚一般，木釘板上，擱架上，傾頹的貧民窟的頂樓中，到處橫得是人。次年春天，他們回老家去了。坐車，或步行，在他們的袖子裏，藏着一些寶貴的塞爾維亞鈔票 (binar dill)。

南斯拉夫現在已沒有「哥却克」了。他們的叛亂，在十年前已被正規軍所征服了。可是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人却聽到了慕尼黑的聲音，慕尼黑的聲音說；他們的土地，是會立刻就轉讓於佐格國王的。

在世界大戰以後七年之中，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兩國，曾不斷地爭着去控制阿爾巴尼亞的政治和經濟權，先爭奪政治權，繼而爭奪經濟權，當亞幾米得·倍格·佐格 (Achmed Beg Zogu)——那時是二十七歲的馬蒂山族的族長——在得到了輝耀的地位以後，首次出任首相時，在任的期間並不長久。一九二四年方諾利主教 (Bishop Fon Noli)，發動

了一次叛變，把他推翻。佐格逃到南斯拉夫。可是南國政府是站在方諾利這一邊的。因此決定把佐格引渡，爲了逃避逮捕，佐格就躲在先父在貝爾格拉特的家裏——先父是南國前內閣的閣員，但不久南國政府又轉變了態度，把人員和物質供給佐格，使之打回弟拉那去，驅逐方諾利主教出國。一九二五年時，佐格重任首相，三年以後，自立爲王。在虛偽的議會政治之下，他是四十三歲的阿爾巴尼亞獨裁者。

可是南斯拉夫做錯了。他們希望佐格會在第拉那成立一個親南的傀儡政府，但當他藉南斯拉夫之助而重掌政權後，便立刻轉投入意大利的懷中，這真大出乎南國的意料之外。自一九二六年以來，阿爾巴尼亞始終與意大利保持着密切的聯盟，實際上是在她的保護之下，今天它是意大利勢力在東南歐唯一未與德國衝突的地方。

× × × × ×

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有大量的財政利益。這兒有沸湧的石油！那是意大利所渴望的原料。倍拉脫（Bera）的油井，已經由一個意大利公司開採了。可是統治阿爾巴尼亞的最大利益，還是對於亞得利亞海的完全控制。意大利只要關緊了俄特爾陀海峽便可封鎖整個的南斯拉夫海岸。如果德國爲在中歐的經濟屬領上發展商務，而在亞得利亞海求得幾個自由港口，則在意大利統治這些海峽之時，隨時都會變作無用。沒有人知道柏林羅

馬軸心的最後結局如何；希特勒在中歐及巴爾幹的進展愈深，則阿爾巴尼亞在墨索里尼的眼內的軍事地位，亦越加重要。

不過，意大利若太相信「鷹之子」的國王，也將吃虧。他已經知道，在外交的角逐中，甯可空頭答應，而不能真個履行。甚至墨索里尼要取回答應他的東西，亦不得不向這可厭的國王多方敲詐。且每一次佐格拿一點東西給意大利，他就必須在國內鎮壓一次叛亂，因及「鷹之子」是兇惡地仇視任何外國統治的——尤其對於意大利的嫉視，特別厲害。阿比西尼亞的被征服和墨索里尼軍隊在西班牙的掠奪，或許會給英國的貴族們一個深刻的印象，但阿爾巴尼亞的山居人，却沒有感應。(Current History, March 1939)

巴爾幹現勢

巴爾幹外交秘幕

滄口九萬一
黎民譯

英國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包圍德國工作，它的成功與否，完全在於所謂攪亂世界的發火點——巴爾幹各國——的動向如何了。

尤其是羅馬尼亞，南接適當黑海與地中海之要衝的君士坦丁堡，東北緊接蘇聯；這是德國想拿所謂「東歐的穀倉」——烏克蘭——必經之地，因此英國現在才把羅馬尼亞拚命的往自己這面拉。

據四月二十七日倫敦電，謂：「據有力方面消息，英外相哈里法克斯與羅馬尼亞外相格芬寇氏之會談，係於二十五日在倫敦外務省所舉行，在該會談中，格芬寇外相曾詳述羅馬尼亞在目前並無願與英國採取積極合作的意向。當時哈里法克斯外相也曾表明認可這種情形。又訊，哈里法克斯與格芬寇氏之會談將於二十五日結束，格芬寇氏約於二十六日返巴黎。」云云。

當我看到這段新聞時，我不禁想起了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深謀遠慮，而喊出來了「啊！偉大！」。

原來羅馬尼亞的這次表示不願積極與英國合作，換句話說，就是羅馬尼亞並不願意

像波蘭那樣同情包圍德國的主動者——英國，究其原因，固然有若干錯綜複雜的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的要求，但羅馬尼亞王室是屬於德國系統的王室，這點也不能不說它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現在的羅馬尼亞王室，原來就是七十三年前俾斯麥依他個人的先見之明而把它建立起來的。

現在把這件事，概略的紀述一下，這不但是述說俾斯麥的外交祕幕，也是巴爾幹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大戲劇。我想讀者一定會感到十分興趣。

並且這完全是正確的史實，決不是假造的。這個資料是筆者由羅馬尼亞王室的鼻祖卡羅爾陛下的日記中選出來的。這日記是自從卡羅爾王到羅馬尼亞以後就開始寫，一直到他死前不久才停筆。原文係德文寫成共有十二大卷，但我是由羅馬尼亞文譯本譯下來的，當其在羅馬尼亞做事時，已出版了四卷。

自從一四五三年土耳其陷君士坦丁堡而亡東羅馬帝國以來，巴爾幹各國就都隸屬於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了。然而到了三百五十年以後，帝俄就乘着土耳其的衰弱而起了南下的野心，她把土耳其比做瀕死的病人，而想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帝俄曾以種種口實去干

涉巴爾幹各國。

尤其羅馬尼亞是緊接着俄國的，所以很受了一些恫嚇。因為當時的羅馬尼亞正在開始脫離土耳其的壓制，而慢慢的獲得了自治權。所以假如任憑俄國伸出來壓制的魔手，那麼不異是『前門拒虎，後門引狼』了。因此羅馬尼亞的政治家們深思遠慮之後，爲對抗俄國而獲得後援起見，就決定迎接一德國（當時的普魯士）皇族來做羅馬尼亞的君主。於是羅馬尼亞的政治家們就把這事情和拿破侖三世說明了：謂『我們想迎接一位外國的有力的王族來做羅馬尼亞的皇帝。』

拿破侖三世詳加考慮以後就把卡羅爾親王推薦給他們。

關於把德系親王做爲羅馬尼亞君主一事，最先表示反對的就是俄國同奧國。因爲那時俄國正要干涉巴爾幹各國，尤其是想要把羅馬尼亞先拿到手裏來。另一方面奧國不但也想將來要抓住巴爾幹的霸權，並且那時正是普奧戰爭的前夜，因此如果讓德國系統的親王爲羅馬尼亞國王的時候，則德意志（即普魯士）之精神力勢必大爲增強，所以也極力反對。於是由於拿破侖三世的提議，俄，奧匈，普魯士就在巴黎舉行了關於羅馬尼亞君主問題的會議。

當時俾斯麥是這樣想的：『現在是德國將要和奧國開戰的時候，假如能使卡羅爾親

王爲羅馬尼亞的君主，那麼就可形成德國由北面，羅馬尼亞由南面向奧匈帝國夾攻的一種優勢。並且只要戰爭一開始馬上就可以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既便在這次的普奧戰爭中來不及利用它，以後也總可以在某種事情上會有助於德國的。」於是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九日俾斯麥就拜謁卡羅爾親王，晤談良久，這與其說是晤談，倒不如說是俾斯麥百般向卡羅爾誘導。關於這事當時卡羅爾親王曾以簡捷而有力的筆調記述如下。

「當時俾斯麥像很有自信似的對我（卡羅爾親王）說：俄、奧、匈、普魯士三國的代表，爲了羅馬尼亞的君主問題，現在在巴黎開着會議。俄國與奧匈帝國當然反對以普魯士的親王來做羅馬尼亞的君主，另一方面拿破侖三世又在極力設法使普魯士的親王成爲羅馬尼亞的君主，所以這事情很難解決。但我認爲普魯士並無等待他們決定的必要，要緊的是先發制人才行。所以閣下應即動身前往布達拉斯脫（即羅京），應當放大胆量與下決心。也沒有與威廉國王陛下商量的必要，我（俾斯麥自稱）已經將詳細情形和國王說過了。只要閣下向國王用書面請示一下就夠了。我想只要閣下到了布達拉斯脫以後，一切問題都可以了的，因爲那時已成爲「既成事實」了。假如這個計劃不能如理想那樣完全行得通，甚至一敗塗地，那麼只當它是年青時的冒險行爲好了，並且就連這，至少也比什麼都不做好。總之，請閣下大膽一些，因

爲這是爲了德國呀。」

由於俾斯麥的勸說，卡羅爾親王就決心往羅馬尼亞去了。

但那時普奧兩國間的空氣正是在極端緊張的時候，好像明天就會爆發戰爭似的。所以卡羅爾親王爲了到達目的地布達拉斯脫，爲了必須經過奧國，就非化裝不可了。於是他就首先到了瑞士，改名化裝以後，就到普魯士領事館領取了通行證，他甚至把襯衣上的姓名記號也換過了。並且由慕尼黑到維也納以後猶恐爲他人覺察出來，故意乘二等火車，反而使他的顧問威爾諾爾坐了頭等車。這時奧國已經開始動員了，所以卡羅爾親王極不放心，住旅館也故意選下等旅館以避人耳目。從這裏他就乘上了由布達佩斯順着多腦河往羅馬尼亞去的奧國輪船。這是坐敵國的輪船而通行敵國，因此他爲了盡可能的減少嫌疑起見，就化裝成爲往俄國去的商人，而又買了二等船票。

一路都很順利的通過了，當船將要剎羅馬尼亞的河港塞維林的時候，親王就換上了考究的旅裝，而沉着下了船。剛一登陸，就由水陸兩方面喊出了歡迎的狂叫，爆竹的聲音甚至都把多腦河水搖動起來了。但船長却非常吃驚，馬上表露出來了一種悲痛失策的表情，只有呆呆的凝視着陸上的民衆罷了。

卡羅爾親王的日記中寫得好：『額上起了青筋，嘴唇變成了死色灰。』

卡羅爾親王由這裏乘上了馴馬高車，走向羅馬尼亞的國都布卡拉斯脫去了，那正是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當時的卡羅爾親王是二十三歲。

普奧兩國的宣戰是在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所以卡羅爾親王到羅馬尼亞還不到一個月：普奧戰爭就爆發了。

X

X

X

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時，羅馬尼亞始被各國承認爲獨立國，於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宣布卡羅爾爲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一世因無子嗣可繼王位，所以就令其外甥菲爾基南由德國來此立爲太子，以後菲爾基南和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皇孫耶琴蒲爾結了婚，他們所生的孩子就是現在的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二世。

這樣看來，自從俾斯麥勸說卡羅爾親王爲羅馬尼亞國王以後，羅馬尼亞的王室直到現在也不過才有三代。（文藝春秋八月號—東京）

43376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111B

3-314

~~H33762~~

每册賣價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